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

2015年度

散文卷

冰峰 主编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

西北师范大学 十一娘《南方》
东南大学 胡姚雨《褶·宙》
河南理工大学 杜永利《土地挽歌》
北京师范大学 西 贝《我与地坛》
广东韶关学院 黎 子《我爱的是一个没有声音的黎明》
华中师范大学 王雅文《拾荒·拾意》
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农木心《喊客》
中山大学 黄 宇《生命的硬度》
昆明医科大学 陈 墨《山海子》

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

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

2015年度

散文卷

冰峰 主编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. 2015年度. 散文卷 / 冰峰主编；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选编. -- 北京：现代出版社, 2019.2
ISBN 978-7-5143-6979-3

Ⅰ. ①中… Ⅱ. ①冰… ②中… Ⅲ. ①中国文学－当代文学－作品综合集②散文集－中国－当代 Ⅳ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7205号

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. 2015年度. 散文卷

主　　编　冰　峰
选　　编　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
责任编辑　申　晶
出版发行　现代出版社
地　　址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　100011
电　　话　010-64267325　010-64245264（兼传真）
网　　址　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　xiandai@vip.sina.com
印　　刷　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　710 mm × 1000 mm　1/16
印　　张　18
版　　次　2019 年 2 月第 1 版　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　　号　ISBN 978-7-5143-6979-3
定　　价　49.8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第六届“包商银行杯”全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、评奖、出版活动

总策划 赵　智　李镇西

策　划 金　岩　庞俭克　张清华　谭五昌

组织委员会

主　任 赵　智　李镇西

副主任 李献平　金　岩　王慧萍　魏占元　庞俭克

成　员 陈亚美　谭五昌　臧　棣　陆　健　蒋守法　刘　鑫
魏丽峰　张大群　彭　莎　刘　颖　安　琪　梁　翔
赵俊义　赵文轩　刘不伟　陈　龙

评审委员会

小说评委

宁小龄　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
王　山　《中国作家》主编
张清华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
李　舫　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
郑　子　中央新影集团微电影发展中心主任
杨晓升　《北京文学》社长兼执行主编
陈亚美　作家网副总编、《中国年度微型小说》主编

散文评委

梁鸿鹰　《文艺报》总编辑
陈旭光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、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
吴思敬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
杨　锦　公安部宣传局副局长
李少君　《诗刊》副主编
刘玉龙　《亚洲微电影》杂志副主编
庞俭克　漓江出版社原副总编辑

诗歌评委

商　震　《诗刊》常务副主编
叶延滨　《诗刊》原主编、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
姜念光　《解放军文艺》主编
谭五昌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
王明韵　《诗歌月刊》主编
谷　禾　《十月》诗歌编辑
陆　健　中国传媒大学教授

心灵的雾霾需要文学清洗(代序)

冰 峰

几年前,我并不认识雾霾,因为他很谦虚,也很低调,极少招摇过市。生活在我身边的人,很少和这个词打过交道。而现在不同了,雾霾这个词已经成了气候,只要一出现,偌大的城市就变了脸,暮气沉沉,脸色灰暗,像病入膏肓之人。

为了逃避雾霾,我去了三亚的海棠湾,在海棠福湾一号,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抚爱。海风的手是清凉的,让我心中的燥热化作了椰树下的一缕清凉。此时我才明白,蓝天、白云、绿树、清风是何等美好、重要和珍贵。

那几天我是幸福的,尽情享受了阳光、沙滩、海浪,以及椰树给我带来的安逸生活,一切都是那么清亮、安静、透明、美好。

可是,这样的美好只是暂时的,繁忙的工作很快又把我拉回到了北京,在雾霾的包围下,我整天昏昏沉沉,目光短浅,脑子里一团糨糊。我看不到蓝天、白云和温暖的阳光……时光像蜗牛一样爬行,安静的时候,我总是怀念三亚的生活。

在繁忙的工作中,阅读《2015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》清样是我新的美好的情感寄托,因为,此时我的心情是干净的,文学正在我的情感深处蓬勃生长。这几天,我忘记了一切,与文学静静地、温暖地交流着,抚慰着……雾霾爬到我的窗口,用力敲打着窗户,但我的脑际只有“文学”这个温馨、纯洁、干净的词汇浮现。

于是我想,文学,这个几乎被许多人置于墙角的词汇,是多么顽强和艰难地与人类打着交道啊!她试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溶解人类内心的苦闷、疼痛、悲哀和复杂。这个词汇曾让我流过眼泪,享受过温暖和荣光,而现在这个词汇却被冷落了,人们的精神家园被雾霾所遮蔽、笼罩。

我怀念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给我们带来的兴奋、狂热和干净。此时我觉得,我怀念“海棠福湾一号”和怀念文学的感觉是一样的。一块儿是精神和情感的境地,一块

儿是生活和生存的净土。只有靠近她们，我的灵魂和肉体才能够得到疗养、抚慰。

放眼当下，各种各样的污染汹涌而来，我们的精神被围困！娱乐节目，网络生活，虚拟空间……冷冰冰的科技、机械像洪水猛兽般淹没了人类的生活，浪漫、情趣、自然、人性……这些美好的词汇在逐渐僵化，成为僵尸。我不知道，我们的生存环境已经被雾霾笼罩，如果我们的情感空间和精神空间也被雾霾笼罩，我们的出路将在何方？

这时候，我想到的依然是“文学”这个美好的词汇，我觉得她就是我们心灵的家园和治愈精神疾病的良药。有她在，我们的精神就不会寂寞，不会被饿死、冻死。只要这个词汇还活着，我们人类就有希望，我们的心灵家园就不会被雾霾完全吞噬。大学生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，他们灵魂深处的文学情结等待我们去发现、挖掘、引导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

“包商银行杯”全国高校征文已经举办六届，《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》已经出版二十四卷，这是一个从大学生抓起的人类灵魂事业，虽然我们清理人类内心的垃圾像治理雾霾一样艰难，但我们不能放弃，也绝不放弃。

放纵娱乐，恶性游戏，金钱崇拜，造假成灾，骗子泛滥……一切都是那样的大摇大摆、肆无忌惮。在我们的精神领域，雾霾在弥漫，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坍塌……我们不能向恶俗低头，也不需要与偏见和无知谈判，我们需要拿起手中的笔，写出锋利的文章，让锋利的文字削去世俗的、已经原形毕露的脓疮、肿瘤，这样，我们才有可能改变眼前的一切。

文学与人生是紧密联系的，似血缘关系，她可以在我们受伤的时候疗伤，疼痛的时候镇痛，忧郁的时候打开情感的天窗。文学是心灵最有营养的食品之一，文学对人的改造和心理疾病治疗是潜移默化、不露痕迹的……社会需要正能量，需要温暖，需要文学来唤醒我们人性的善良与正义。

春天终于来了，干净的风吹动了一切。我们看到：反腐的利刃正在切割社会的脓疮、肿瘤……

最后，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话让我们共勉：“未来中国，是一群正知，正念，正能量人的天下。真正的危机，不是金融危机，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。谁的福报越多，谁的能量越大。与智者为伍，与良善者同行，心怀苍生，大爱无疆。”

同学们，热爱文学吧！这里是净土、沃野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尽情享受蓝天、白云、沙滩、海浪……

目 录

心灵的雾霾需要文学清洗(代序) …… 冰 峰/001

南方 …… 西北师范大学·十一娘/1
褶·宙 …… 东南大学·胡姚雨/13
土地挽歌 …… 河南理工大学·杜永利/20
我与地坛 …… 北京师范大学·西 贝/26
我爱的是一个没有声音的黎明 …… 广东韶关学院·黎 子/34
拾荒·拾意 …… 华中师范大学·王雅文/42
喊客 ……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·农木心/48
生命的硬度 …… 中山大学·黄 宇/55
山海子 …… 昆明医科大学·陈 墨/63
一纸芳龄,二十韶华 …… 福建省闽江学院·钟智金/68
没有靠岸的人 …… 华东师范大学·廖莲婷/73
叙述死亡之谎(选二) …… 广西民族大学·祁十木/80
我们的路 …… 北京大学·丁 鹏/84
挺挺 …… 华南师范大学·安 然/88
在水一方 …… 福建师范大学·林子琛/93
写给你的时光不老 …… 苏州市职业大学·李 娜/97

蜘蛛还在织网 …… 浙江传媒学院·张梦斌/101
乡村三部曲 …… 贵州大学·张学佳/106
马 …… 兰州理工大学·李 晶/111
清嘉巷 …… 南京师范大学·戴艺贝/114
核桃 …… 北京师范大学·陈 帅/125
望归 …… 南通大学·许应田/129
黑夜 …… 重庆市第二师范学院·余和鲲/139
象征界中通往实在的彼岸 …… 浙江传媒学院·张浩军/146
生命的盘虬 …… 华南师范大学·黄婉婷/151
使唤坏的铁锹和驼了背的村庄 …… 西北大学·王闯闯/154
平桥上的阿加西 …… 福建省闽江学院·曾 霞/170
三只小狗(外一章) …… 山西师范大学·徐 行/174
唢呐声从天上来 …… 东北师范大学·赵晓迪/184
渐渐远去的窑洞 …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·未 名/187
古巷 …… 北京师范大学·慕 秋/191
佛 ……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·吴庆华/198
钢城尘埃 …… 青岛大学·刘亚儒/201
淦河记事 …… 武汉大学·许仁浩/206
遗憾的模样——再读史铁生的《秋天的怀念》…… 中南民族大学·沈 进/212
苗刀与边城 …… 南昌航空大学·陆 威/215
母亲的旧衣裳 …… 西北大学·闫赵玉/218
打谷场 …… 西南科技大学·王 帅/221
大道自然 …… 北京交通大学·安星屿/225
雪落在异乡 …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·陈浩文/227
青麦 …… 河南省周口师范学院·逯广凯/230
逃离故乡 …… 湖北工业大学·钟明智/232
人会在哪一天老去 …… 江苏省盐城工学院·马志诚/237
别让她孤独地离去 …… 吉林省延边大学·程 凯/241
浮生四月 …… 黑龙江大学·吴宛霖/245
爷爷奶奶的爱情 …… 湖南大学·巫小诗/250
理发 …… 长江大学·张 鹏/253

追寻城市气质 …… 湖南省湘潭大学·徐小宸/258
食·色 …… 西安交通大学·文 馨/263
贫穷 …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·阿 七/266

附录一:第六届“包商银行杯”全国高校文学作品
征集、评奖、出版活动·获奖名单/274
附录二:第六届“包商银行杯”全国高校征文
散文评委签名/278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南　方

西北师范大学/十一娘

南方，一个旅馆的名字。被硬气的高楼堵截在巷子像水蛇腰的城中村，坐以待毙。坐东朝西是它的宿命，照不进阳光和明亮的烟囱里，常年冒着租客们在异乡升起的烟火。

小青

我拦下一辆从太原路过西安的绿皮火车，九个月前。

天空很低。锈迹斑斑的铁轨仿佛丢盔弃甲，仓皇后逃。褐色鸟群站在电线杆子上，俯视灰黄色的山岗。山岗脚下的黄河一路朝东，疲软、乏力，就像把命运押往兰州的我。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，但我毫无办法。硬座对面的漂亮少妇盘腿看一部韩剧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她的胸很大，腰很细，内裤粉嫩，脚气熏人。车过渭河，我已睡着，但怀里还抱着余华的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。

七年前，一封大红书信将我从甘州发往兰州，读中文系。也是绿皮火车加硬座，孤身一人，对面的少妇也很漂亮，但第一次独行的我，没敢抬头看。天色在黎明发亮，到兰州，姐姐领我去学校报到。她是刚考上的公务员，站在路边，狠狠骂我见了学生会干部不点头哈腰。颐指气使，就像在骂一头牲口。我紧跟在她身后不敢哭，坏了轱辘的箱子也好似没有骨气，走路走得毫无尊严。那天雨很大，浆水面难吃，我因为很长的头发，被老师认作女生。

军训结束后，我结识了中文系的赵诗人、王商人、情圣杜其以及社团刘主席，他们都来自兰州以南，只有我的家乡在河西走廊。大二的时候，一碗兰州牛肉拉面涨破了五块钱，大家在学校对面的城中村租了间房子做饭，隔壁的隔壁就是南

方旅馆。当时，我在附近大学里结交的几个校园诗人全部牛气哄哄，每周去黄河船上酒吧聚会，搂着的姑娘都面孔陌生。诗人们的诗歌良莠不齐，但皆有本事把醉酒姑娘抱上南方的床。南方南方，姑娘们脱胎换骨的地方。

三年前，一路向东南。从兰州再辗转到西安，不甘命运的我，考了研究生。读了一年半，才知道，三年的研究生课程已被砍成了一半，全国的高校，大都这样。父母叫我回来赶紧找个工作，别浪费了青春年华。回到兰州，姐姐再也没有精力骂我，除了是姐姐，她还是别人的老婆和一个五个月孩子的母亲。喂奶，洗尿布，做饭，上班，琐碎之下，她的生活里，逐渐没有我。

面试了两个职业学校、三家皮包公司，他们众口一词：你很有才华，但不适合职场生活。没找到工作的我在姐姐家蜗居了二十九天，父母说，回家，有个表舅是中学校长，托些关系你去当老师吧。不愿意回故乡的我立即宣布报考了兰州的公务员。

于是，在一个落日昏黄的绵长下午，我拎着一床被子和一箱子书，成了南方旅馆的 19 号房租客。那晚没有月亮。我指天为誓：兰州，你必须是我未来孩子的第一故乡。

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同来南方旅馆租住的小青，对我说了上面这个故事。那天始知，我们的家乡隔着一千五百一十三公里。

房东

南方旅馆的房东是个年轻的女人。三十多岁，白脸，长发，风骚。

很多时候，她总是将租客的门推开一指宽的空隙朝里看，诡异、猥琐，明显是盗贼行窃之前探路的风格。就因为门缝中多看了我一眼，无数次专注写作，被她拦腰折断。

看公共基础知识，写诗和小说，钻研行测以及申论，租住的每个日子，这些事情整齐划一地把我分隔成早晨、午后以及夜晚，像坐牢。唯有中午和傍晚，租客们嚷嚷着在走廊做饭的时候，我才会逃离南方，穿越满院子的油盐酱醋和烟火弥漫。

旅馆门口左右有两家花里胡哨的店铺。一家是“性福保健品站”，还有一家是“尕妹妹美甲屋”。两家的老板都是南方旅馆的房东，然而，更多的时候，她只是待在对面装修精致的咖啡屋——她的第三家店铺。

租客们谁也不确定房东一个月究竟会把多少票子揣进兜里，但大家都知道，房东不是兰州人，身边九岁的女儿正读三年级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经常看见她的

卧室出没长相各异的男人，就在朗朗乾坤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叫床声蜿蜒如蛇，伴着巷子里那个拖长声调的四川口音大喇叭“收——长——头——发”。

有一天，隔壁18号房里在打架，男的骂女的婊子，女的骂男的龟孙。房东上来砸开门，怒气冲冲吼道，交了水电费赶紧他妈给老子滚蛋。那天夜晚，18号房便成了空巢。房东领着女儿来问我一个生字，倚着走廊里的柱子，抱膀子对18号的空床一脸鄙夷地骂道，现在的大学生真不知害臊。

当然，房东也有另一面——比如，她曾给过我一个西瓜。那正是七月份，门口里来了一个开手扶拖拉机的乡下男人。爸爸，爸爸。女儿追着男人满院子乱喊。男人答应着，从车里卸下一院子碧绿西瓜。后来我想，那个西瓜和其他的西瓜并没什么大的区别，沙甜，多汁，少籽，颜色鲜艳，但我至今对它耿耿于怀，以至于每次吃西瓜，总会想起它。

八月，我放弃了公务员考试复习，边应聘到一家出版社做杂志编辑，边复习考研。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很快过去，十二月、一月和二月同样如此。年关逼近，女儿在院子里嚷嚷着要回家。想爸爸，她说。房东扔下正刮鳞的鱼，拎着菜刀骂女儿——赔钱货。哭声传来的时候，我正在二楼房子里画画。手一颤，一滴墨刹那间在宣纸上污成一团黑。

至于那个生字，其实经常在新闻中出现。念莞，东莞的莞。

茉莉

茉莉在一个阴雨潮湿的午后以18号房新租客的身份入住南方。她的红色高跟鞋沾满了泥泞，凉薄黑丝有多处抽丝露肉，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长相秀气的男生，茉莉嫌房小。房东抱着膀子乜眼看她：嫌小，别处去。男生怯怯拉茉莉的衣角，茉莉当晚就安顿了下来。

茉莉经常坐在走廊里鼓捣手机，嗑瓜子，很多个下午就这样被她一屁股坐成了悠长，再起身时，通常不是月色昏黄，就是万家炊烟。男生隔三岔五来一回，每次都提着几包零食，背着墨绿色的画板，他是个画家，我猜。只是每次他来，18号都无一例外地房门紧闭，静无声息。

见得久了，茉莉也和我主动打招呼。知道我藏书多，时不时敲门来借，她很有礼貌，十个指甲染着十种颜色。一天周末，茉莉尖叫着闯进我屋，冲我尖叫，有蟑螂。她的眼神无辜纯洁。我第一次进18号房，看见满墙壁肉欲蓬勃的裸体女人油画扑面而来。全是她。我面色羞红地转头，却发现，静躺在床上的蟑螂，已经是一具尸体。

八月，我出远门去青海旅行回来，第二天茉莉和那个男生去了敦煌。我再一次进 18 号房是帮茉莉挂蚊帐，裸体油画已经不在，斑驳掉色的墙上，挂满了仪态万千的佛祖和飞天。床上，两盒杜蕾斯扔在乳罩中央，一件粉红，一件豹纹。茉莉告诉我，她的家乡在云南。那个地方，茉莉花开，孔雀遍山。

九月的一天，已经毕业的大学同学来兰州参加省考公务员培训。吃过了兰州牛肉拉面，我们一起去地下酒吧，酒吧里也有不卖身的小姐，三分钟十块钱，随便摸。我醉醺醺去上厕所，一眼瞥见穿着渔网袜的茉莉被人压在墙壁上。酒，立即醒了一半。上完厕所回来，同学接着和我碰杯，来，干了他娘的少小离家，老大不回。我泪眼婆娑地回应，来，干了他娘的乡音已改，鬓毛未衰。

就在喝完酒没几天，18 号房又传出了男生骂女生婊子的声音。女生低声啜泣，依然静无声。摔门。整个南方旅馆都在抖动，人已经扬长而去。房东听见动静，朝风风火火冲出院子的男生喊，摔坏了叫你赔，短命。

此后，那个长相秀气的男生再也没有出现在南方旅馆。十月一日国庆节，茉莉推门要我帮她在网上订一张去云南的火车票。我问，回家？她说，嗯，家里催着回去订婚。我说，一路顺风。她笑。那一刻，我始知我和她的区别是，我继续背负着一种叫背井离乡的命运。

其实，茉莉本名叫张洱薇。只是，她曾说，家乡的茉莉，就数开在十月的，最诱人。

薇姐

薇姐和她的孩子住在南方旅馆三楼，房东答应她，一楼要是谁搬走了，就让他们下来住，说是为了方便她打水、孩子下楼也不会磕着碰着。“你一个女人家，多不容易。”房东用心疼的口气对薇姐说。其实，房东的目的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是为了避免半夜才回来的薇姐，吵着楼上的租客。

比如，午夜十二点以后的我，正在构思的一篇小说，因为薇姐的“噔噔噔噔”而中途夭折；再比如，16 号房的那对大三情侣，因为半夜突然而来的“噔噔噔噔”，疯狂做爱，被迫中止。楼梯是钢板焊接而成，悬空搭在二三楼之间。人上去，噔噔噔噔；人下来，噔噔噔噔。

薇姐每晚十二点才回南方旅馆是不争的事实。她回来的步骤是这样的：首先，微笑着对最后一位顾客说“慢走”，然后，把烧烤炉子的火熄灭；接着，再将食材和调料规整，菜籽油倒进桶里，打扫干净摊点的卫生；最后，才急急忙忙推着铁皮车，走街串巷，抵达南方。

薇姐的丈夫在广州——真正的南方。是建筑工地上的钳子工，就像和命运对抗，他卖力地将每一根附着在十字钢管架上的钢筋拧弯。他打给薇姐的电话，每月都一样：娃的病咋样了？我把钱给你打过去了。薇姐的孩子叫豆豆，五岁半，脸色惨白，安静得像一只猫。

“23 号房的那娃就是这病”，有一次我去交房租，房东指着电视新闻让我看。标题是：春晚福娃邓鸣贺因白血病去世，年仅八岁令人惋惜。我愕然。心，一阵绞痛。出门，想起了大学时期的一个挚友，于二〇一一年大年初一去世，享年不满二十四岁。也是白血病。

薇姐的家乡也不是兰州。小青说，是庆阳，茉莉说，在平凉。其实，薇姐的家乡究竟在哪里一点也不重要。就在今年春节前，腊月二十九，我问薇姐，你咋还不回家？薇姐尴尬地笑，为了给豆豆看病，家里的房子在两年前就卖了，没家，回不去了。

薇姐说这话的时候，豆豆坐在三楼的楼梯上看我。我摆摆手说，豆豆，新年快乐。豆豆笑，姐姐新年快乐。惨白的脸，还是没有一丝血色。

老歪

二楼 13 号的定西人老歪是一个校园诗人，他的房里每晚都有诗人们喝酒读诗。他们喝二锅头的时候读海子的《九月》，“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，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”；他们喝黄河啤酒的时候读刘东明的《西北偏北》，“西北偏北，羊马很黑，你饮酒落泪，西北偏北，把兰州喝醉”。

不止如此，老歪他们还喝古河州和陇南春。青岛啤酒也喝，但又说不如黄河啤酒有味道。喝酒的时候，诗人们大都抽烟，男女平等，人手一支。酒是普通的酒，甚至是劣质酒，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，但烟一直都是黑兰州，和《董小姐》一样有名，兰州本地价，十六元一包。

当然，老歪他们也不一定每次都读诗，有时候也读民谣。老歪说，民谣是唱出来的诗。比如李志的《定西》，老歪经常读。赵雷的《画》，老歪说这是全中国最牛的民谣。至于姬赓的《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》和尧十三的《咬之歌》，五音不全的老歪在诵读时甚至会忍不住哼唱几句。

开始的时候，老歪有那么几次总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诗酒会，理由是我也是一个诗人。我立刻受宠若惊起来，甚至沾沾自喜。但随后想到那好几个 G 的诗稿不是被关在暗无天日的 U 盘里判了无期徒刑，就是被流放在投稿的路上杳无音讯，一想到这里，我就面红耳赤。但老歪说，太俗，你太俗。

的确，同样漂流在外，同样写诗，老歪以及老歪屋里的诗人们，似乎从来没考虑过为自己的诗歌安家。听他们弹吉他喝啤酒吹牛的时候，我总为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艺女青年而惭愧。我这样想的时候，老歪就开始佯装醉酒，搂着自己左右的女诗人叫嚣：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就让傻×去心酸。

老歪总说，“孤独啊孤独，这孤独将我吞噬”。其实，他有什么好孤独的呢？既没到为生计发愁的年龄，身边也从来不缺女人。我教训老歪，你能不能不要矫情。老歪反驳我：独在异乡为异客，这份孤独你懂不懂？我闭嘴，渐渐淡出老歪的诗歌圈子，为努力复习考研而奔波，努力撕去社会女青年的标签。

记忆中，那个季节的雨水真多。又是一个雨天，我从图书馆复习回来，看见巷子里被围得水泄不通，在打人。血水顺着雨水从人群脚底的砖头缝努力往外爬，我凑进去看，被打的是老歪。老歪的身上滚满了污水，蜷缩，抱头，号叫，井盖上还躺着他的一只泡沫拖鞋。

老歪折了一只胳膊。但他没报警，也没有报仇。小青说，老歪用微信约炮，被姑娘的男朋友发现，叫了一群人堵在巷子里，挨个往他头上撒尿，往死里打。

从此，南方旅馆13号房里，再也没有搞过诗会。安静下来的老歪，沉默得像一只空酒瓶。

二飞

3楼21号的二飞，一天的时间通常是这样安排的：早上五点到七点，骑三轮车帮菜贩子送菜，赚三十元；八点到十二点，在肯德基做服务员，赚四十元加一顿午餐；下午两点到六点，在火车站卖报纸，一份赚五毛；晚上七点到十点，带两个家教，一个在西站，一个在十里店，一小时二十元。

如果不出意外，二飞一天稳定揣入腰包的人民币是一百五十元左右。不出意外，也就是说，菜贩子有菜让他送；去肯德基，他没迟到也没早退；卖报纸，城管不会来干涉；上家教的孩子，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安排。这五份工作，就像二飞的五台取款机，哪一个出现意外，他都损失惨重。

比如，九月初三的那一天，二飞骑三轮车出巷子，正好轧上了九月初二晚上，不知谁摔的啤酒瓶玻璃碴子，菜没送成，三十元流产；比如，九月二十八的上午，二飞盘子没端稳，把可乐泼在了一个女人的白裙子上，被骂“瞎了眼”后，经理顺便扣去了那一杯被泼可乐的钱，八元。

再比如，十月中旬的一天，一个戴墨镜的男人一次性买了二十份报纸，二飞原本能赚十元，但高兴过头的他，没注意那是一张一百元的假币。这样的事情太

多太多，十一月，西站的孩子生病五天，家教没带，损失一百元；十二月，手机被偷，再买，最便宜的二手诺基亚，也要一百三。

赵二飞，男，二十三岁，二〇一四年七月一日毕业于兰州理工大学，学位证上显示他的专业是应用化学。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，不找正经工作。我问二飞原因，他反问，你知道我的缺点吗？我摇头，他说，缺钱。谁不缺钱呢？我想。小青缺，茉莉缺，薇姐缺，老歪缺。马云不缺，但马云不住在南方旅馆。

元旦放假，二飞也休息。我们一起聊天，说起家乡，他说他就是兰州本地人，在阿干镇。我知道这个地方，明代洪武年间，阿干镇就开始开采煤炭，那里是黑色金子的海洋，它的采煤路线就像毛细血管，从东往西，由北到南，撬开地面，掘出心脏，给兰州脉搏的跳动，输送了几个世纪的温暖。

但喝醉了酒的二飞说他不喜欢阿干镇。他说，你知道烷烃、甲烷、乙烷、丙烷、丁烷、硫化氢、二氧化碳、氮和水汽吗？我说我不学化学。他说，那你知道瓦斯爆炸吗？我点头。他说，我父亲就是死于瓦斯爆炸。小青又对我耳语，二飞的母亲常年在深圳做保姆，听闻丈夫死后，顺便第二次将自己出嫁。

今天，二飞还是一天打三份工，带两个家教。他说，他最大的梦想，就是早点还完两万块钱的助学贷款。正经工作一月两千五，他现在，一个月保底能挣四千。

小枣

从工作性质上讲，小枣是一个无业游民。其实生活在兰州城的很多人，都是无业游民，但无业游民这个名字不好听，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：自由职业者。经常穿着一件草绿色短袖的小枣，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。自由职业者小枣白天睡觉，晚上看电视、打牌、串门，逗院子里的八爷。

八爷是一只流浪狗的名字，它在一个深秋的午后误入歧途。小枣说，嘿，这家伙长得真像我八爷，于是，八爷就成了南方旅馆的第33位寄客。小青说，他羡慕八爷，不用交房租，不用担心粮食，吃饱了睡，睡醒了玩闷了，溜出去随便调戏巷子里的小母狗，不用考虑安全和道德法律问题，多好。

但小枣并不赞成小青的想法。的确，他也吃饱了睡，睡醒了玩，从没听说他挣钱，但似乎从来不为钱发愁。甚至有那么一次，两个陌生女人污言秽语，闯入南方，在院子里互撕头发，双方都坚持说小枣才是自己的男朋友。自此，南方旅馆的女性基本都不与小枣说话，除了房东。

老歪曾私下里说，房东和小枣有一腿，他亲眼看见的。老歪的原话是："有一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